

吴均藏学文集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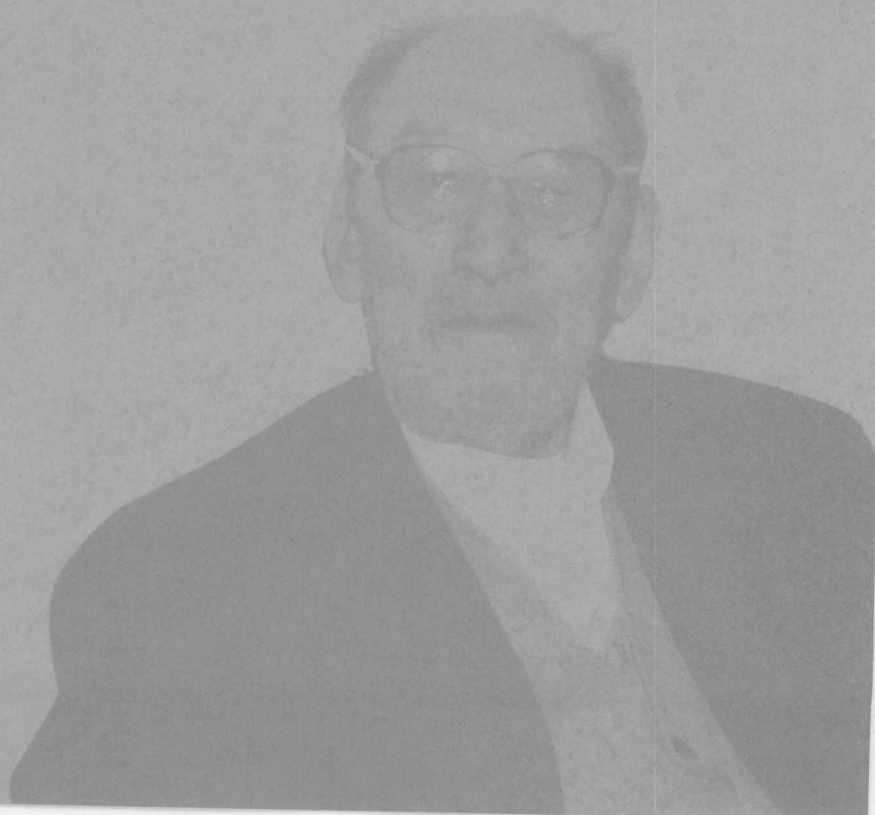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吴均藏学文集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均藏学文集/吴均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057-929-5

I. 吴... II. 吴... III. 藏学-文集 IV. 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935 号

吴均藏学文集

作 者 吴 均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2.5

字 数 833 千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057-929-5/K·163

定 价:75.00 元

目 录

代 序.....	(1)
----------	-------

上编:历史宗教部分

论夏嘉同音与羌藏同源.....	(3)
论甘青彩陶纹饰中卍形等符号的演变.....	(23)
吐蕃的冲木与赤雪冲、青海海北霍尔与土族的传说	(48)
从《西番馆来文》看明朝对藏区的管理.....	(58)
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	(86)
回忆青藏纠纷和招抚玉树拉秀等部落的经过.....	(105)
果洛若干史实的片断回忆.....	(114)
清军屠杀阿粗乎等四族惨案的真相.....	(144)
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	(154)
一、关于所谓“喇嘛教”	(155)
二、佛教与苯教	(163)
1. 苯教不是佛教	(163)
2. 苯教的起源	(165)
3. 苯教的派别	(169)
4. 苯教与佛教的斗争	(172)

5. 苯教与佛教的异同	(177)
三、关于前弘期与后弘期	(183)
四、关于藏区佛教各派的兴起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	(193)
1. 阿底峡与噶当派	(193)
2. 政教合一组织形式发展的过程	(196)
3. 藏区佛教寺庙的类型	(198)
4. 各教派的兴起与其政教合一组织的形成及 教学制度	(201)
(1) 宁玛派	(201)
(2) 萨迦派	(206)
(3) 噶举派	(223)
(4) 格鲁派	(242)
五、关于藏区佛教的转世制度	(275)
论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	(291)
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与寺院	(314)
论喇勤贡巴饶赛	(340)
藏语系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	(351)
论苯教文化在江河源地区的影响	(365)
青海地区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文化钩沉 ——论藏史前弘期间多麦藏区文化的发展	(390)
对日本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	(417)
日月山与大非川	(417)
得仓诺尔与卡拉淖尔	(442)
论西月河、列驿与食堂之驿路	(450)
七渡口的位置?	(460)
自截支桥至悉诺逻驿唐蕃古道的走向	(470)
拉萨唐蕃会盟碑文中“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之语纠谬	(482)
安定、曲先、罕东、必里等卫地望及民族琐议	(490)
论邈川、宗哥、安儿三城及省章、安儿、青唐三峡的位置	(515)

目 录

明代在玉树地区建置初考·····	(528)
青海藏文研究社记·····	(543)
从藏文翻译说到青海藏文研究社·····	(557)
散忆喜饶嘉措大师·····	(563)
记藏学家杨质夫·····	(575)
青海藏文研究社及杨质夫先生的《入藏日记》·····	(581)

中编:文学部分

吮厮啰与岭·格萨尔·····	(599)
岭·格萨尔论·····	(622)
《岭·格萨尔》史诗研究中一些提法的商榷·····	(641)
论史诗《岭·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文化熔铸发展的反映·····	(663)
求是存真,名从主人 ——答王沂暖先生关于史诗《岭·格萨尔》研究中“岭”、 “朗”音读的诘难·····	(702)
《格萨尔》史诗中霍尔的方位·····	(718)
藏族的天葬与所谓“戴天头”·····	(722)
藏文新生体字模的创制纪略·····	(732)

下编:译后记及其他

《岭·格萨尔王传》译后记辑要·····	(739)
前言·····	(739)
《英雄诞生》之三译后记·····	(740)
《英雄诞生》之四译后记·····	(749)
《英雄诞生》之五译后记·····	(761)
《赛马称王》之一翻译说明(附:原整理者后记)·····	(793)

《霍尔侵入》之一译后记(附:原整理者后记)	(801)
《平服霍尔》之一译后记	(810)
《平服霍尔》之三译后记(附:原整理者后记)	(821)
《姜岭之战》之二译后记	(837)
《门岭之战》之二译后记(附:原整理者后记)	(840)
《岭与中华》之一译后记	(846)
《地狱救母》之一译后记	(854)
《索多马城》之一译后记	(856)
《岭与祝古》上卷第一分册译后记	(860)
《岭与祝古》上卷第二分册译后记	(864)
《岭与祝古》中卷第二分册译后记	(867)
《岭·雪山水晶城》之一译后记	(877)
《安多政教史》译后记	(878)
《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译后记	(885)
《藏族史略》前言	(911)
《玉树调查记》绪言	(920)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绪言	(927)
《青海历史》评介	(933)
《安多政教史》简介	(946)
藏族文化史上研究世界地理的新篇章	
——《世界广论》评述	(956)
钩深致远的一本书	
——评《觉囊派通论》	(972)
关于田晓岫《吐蕃王族族源新考》,以求正于左右	(976)
给编辑的一封信——代后记	(979)

唃廝囉与岭·格萨尔

唃廝囉为 11 世纪时的藏族历史人物，岭·格萨尔是藏族民间流传的传奇人物，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是否为一个人，论者纷纷，所见不一。同时，岭格萨尔与格萨尔的区别及所处的时代为何，在汉藏文献中，已形成混乱，往往分辨不清。兹试作初探，求正于博雅。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多，错误可能不少，而且有些资料来自传说，其可靠性尚待进一步证实，因此，仅罗列一些看法，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们参考。

一、促进藏族加入祖国大家庭伟大 事业的人物——唃廝囉

公元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王国毁灭佛教的国王朗达玛被佛教僧侣拉隆·华吉多吉刺杀，矛盾重重的吐蕃王国围绕着拥立朗达玛的两个孩子的问题，大贵族们拉帮结派，掀起内战，终于分裂为两个政权。处在吐蕃王国东北部的朵麦宗喀地

区^①的军阀们，也由于派系不同，相互争战，论恐热和尚婢婢两大军阀混战多年，赤地千里，积尸累累。不久，奴隶起义军——唃末军，首先在朵麦地区发难，接着，乘奴隶主武装力量经过多年混战，消耗衰敝之机，康藏地区的农奴们，约在公元869年，爆发了由昌都的科协勒登，拉萨的洛波洛琼等领导的大起义，接之而起的是877年山南等处的由许布达孜等领导的农奴义军，焚掠吐蕃故都秦瓦达孜，掘毁吐蕃历代王陵，并杀死了盘踞后藏的藏王贝阔尔赞，促使吐蕃王国整个崩溃，广大藏区形成了各地封建农奴主分裂割据，混战不休的局面。在安多宗喀地区，同样也形成了“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②的局面。10世纪末，这个地区兴起了两个地方政权，一是在藏族称为华热地区的“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另一个是河湟宗喀地区的“唃廝囉政权”。这两个地方政权一开始即紧密地靠拢宋王朝。是先于萨迦班智达及八思巴而促进祖国安多藏族地区融入祖国统一大家庭的地方势力。关于西凉府潘罗支政权，我们暂不在此论列，而只探讨唃廝囉政权。

在藏区，对于藏族生息的地域，习惯上区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部，下部朵甘木六冈。朵甘木六冈基本上列在朵多地区，即原西康一带，而黄河流域的朵麦地区则略而不详，因之另有三高地的分法，即（一）朵甘，亦称麦甘，即元时朵甘思；（二）朵麦，亦称野尔摩塘，地当青海湖西南黄河上游一带，即元时脱思麻，（三）宗喀，即宗哥，亦称吉塘。关于宗喀地区，又有大小宗喀之分。一般认为大宗喀包括三河流域，即湟水与洮河流入黄河的这个地区，东起白塔寺（即今刘家峡水库），西接朵麦^③。小宗喀则专指以宗拉仁摩山脉为标志的流水流域。唃廝囉所据的地区，不但是这个地区，而且还延伸到宗喀以外兰州以东马衔山一带，所属有藏、汉、吐谷浑、回纥等族。

① 朵麦与宗喀两地现在通称为安多。

② 见《宋史》卷492。

③ 见才旦夏茸：《喇勤贡巴饶萨传》（藏文）。

唃廝囉(998—1066)这个人,汉文历史上给他一应有的地位,但在藏文的正史上,则都没有记载,这是藏族学者的通病。他们囿于宗教习惯,所著史书,多以卫藏地区为中心,以佛教的传播为主,以吐蕃王国王室兴衰为主,以卫藏地区的封建割据者为主,对于卫藏以外的地区,则不是他们著述的对象,因之,像潘罗支、唃廝囉这样的地方政权以及青、康等处社会发展的各项情况,概不列入,予以反映。有些地方史志亦言而不详,殊难与汉文记载相对应。我曾以唃廝囉的事迹,请教过许多藏族学者,但只是根据《西藏王统记》等记载,称之为宗喀王外,殊难得到更详尽的记载。

唃廝囉,史称是新疆高昌人,据说系吐蕃王室的后裔。10世纪初,吐蕃王室分裂成4个系统,其中,雅隆觉阿一系的后裔,据《西藏王统记》等书记载,有在宗喀为王者。但是,这个记载简略,只称雅隆赤德的子孙中,有东去宗喀地区为王者,名为京俄敦庆,因此,一般藏族学者认为他就是唃廝囉或其子孙^①。

汉籍史载唃廝囉(998—1068)生于高昌的磨榆,12岁时,被在该地经商的甘肃河州藏族何朗业贤视为奇货可居,带到河州来,被当地豪族耸昌厮均奉到今循化,欲于河州立“文法”,后来又被宗哥(即宗喀)僧人李立遵及邈川温逋哥抢到湟水流域尊立为王。因为他被宣称是吐蕃王室的后裔,所以被称为唃廝囉^②。史称他本名欺南陵温篋逋,按安多藏语,这可能意为“继承王位的业运赞普”(ཁི་གཞོན་ལས་དབང་བཅན་པོ་)的对音。赞普为吐蕃王国国王的称号,这位当时被人摆布的12岁小孩,在高昌的时候,是否即有赞普的称号,不能不令人怀疑。同时,“欺南”这词按安多语音对勘,系“继承王位”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则唃廝囉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在高昌地区继承了王位,虽然赞普

① 见《西藏王统记》。

② 见《宋史》卷492。

称号可能有名无实，但也可以肯定他不会孤独的一人，而被人把他随便带到河州的，起码会有一些基本部属，但史称他被人带到河州，则其为一流浪者明确无疑了。因此，这个所谓“本名欺南陵温钱逋”，显然是唃廝囉“部族寝疆”之后被人们崇奉的尊称，而不是他的本名？至于唃廝囉一名，史称河州人称佛为“唃”，谓儿子为“廝”，为了尊敬他，所以称之为唃廝囉。按藏文中，与“角”对音相近者有𑄎及𑄎𑄎二字，而“廝”是𑄎𑄎的对音，至于“囉”之对音，似有二，一为𑄎𑄎𑄎，是对人称呼之后所加的敬语。𑄎这个字，可以释为“佛”，亦可释为“尊长”“尊上”，如对于释尊，藏族习惯上称为“觉阿”（𑄎𑄎），供奉释迦像的大昭寺就称为觉康；哥哥称为“觉觉”（𑄎𑄎），主上则称为觉，等等，一为𑄎，是安多区对青年人的爱称，但一经称呼之后，也就终生叫之。一直到现在，这种习俗，仍然通行，如嘉洛𑄎𑄎、噶洛𑄎𑄎等。尤其后者，为对还俗活佛的尊称。因此，唃廝囉就是史称的佛子，而囉则为爱称。这与当前的噶洛的叫法毫无二致。同时，我们还知道唃廝囉的名字，被与他同时期的宋朝官吏译作“嘉勒斯赉”或“嘉勒斯勒”，这个名字是藏文𑄎𑄎𑄎𑄎的古译法，其意仍为“佛子”、“王子”。看来，这两个名字，都是部属所上的尊称，而不是原来的名字，是一种涵意的两种叫法，因此，可以肯定唃廝囉的尊称名号，有“唃廝囉”、“嘉勒斯赉”、“欺南陵温钱逋”等，他的真名叫什么，由于当时，他被人自高昌带至宗喀，树立为吐蕃王室之后裔，成为赞普后，为了维护这位“赞普”的威信，实际上隐而不公开了。我们从唃廝囉于年幼时，被人能轻易地带到外地去的这一事实来看，可以肯定他少时是一个流浪者，在高昌没有什么社会基础，而从他一到宗喀地区，即被当地的豪族、僧侣和酋长们抢来夺去，争着拥立的这一事实来看，则可以肯定他被称为吐蕃王室后裔的这一着棋，下得非常成功。上面已经指出，唃廝囉是否为吐蕃王室之后，没有详细的文献作证，即令他就是如《西藏王统纪》等所说的雅隆觉阿王系之后，也不能说明他从新疆高昌被人带至河州的这一事

实。因《西藏王统记》等书虽记载雅隆觉阿王系的某些人东至宗喀为王，但并没有说清楚他们如何先去高昌然后转到宗喀的过程。那么，他为什么一被带到宗喀地区，即被豪族们尊而立之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吐蕃王国经营朵麦及宗喀地区的历史。本来吐蕃王室起自雅隆，建都拉萨以后，逐步以卫藏（即“蕃”）为中心统一整个藏族地区（即所谓“大蕃”），而朵麦及宗喀地区原来隶属于大唐及吐谷浑，大非川战役^①后朵麦地区全入吐蕃之手，而大唐安史之乱，则给吐蕃以吞并宗喀以及宗喀以东地区的机会^②。根据藏史及民间传说，吐蕃对宗喀等地区，采用军屯的统治方式^③，卫藏的贵族们常被派遣到这个地区屯田（牧）并作战。如赤德祖赞派七大骁将屯田今化隆一带，其所居的村庄，迄今仍叫做噶玛洛，可黎可足派军屯牧洮河上游等等。吐蕃王国崩溃后的百多年内战，各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的农奴主统治，长期处于混乱状态，没有一个能起号召作用的统治中心。唵厮啰被宣称为吐蕃王室的后裔，正适应了这地区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正需要这么一个可作政治资本的对象，而唵厮啰的来到，正投其所好；从唵厮啰之被夺来抢去以及李立遵与温逋哥等之政变^④，不正说明这个问题吗！其次，藏区佛教被朗达玛毁灭后，经过近百年的地下活动，10世纪末，在贯彻灭佛禁令不大彻底的宗喀地区的丹斗（今化隆）有一位温布教（即苯教）信徒家庭出身的贡巴饶赛，他改宗佛教，师事逃来在该地隐居的西藏僧人，成为名噪一时的佛教学者。他大力传播，点燃了藏区佛教后弘期的火炬。藏史上把他尊称为喇勤（意为大喇嘛），由他所宏传的藏传佛教流派，称为下路宏传，其影响遍于康青藏。一般佛教徒在历史传统下，对于吐蕃王国的国王们大兴佛教的业绩，并不因朗达玛灭佛而否定，我们从唵厮

① 见《两唐书·吐蕃传》。

② 同上。

③ 见才旦夏茸：《喇勤贡巴饶赛传》（藏文）。

④ 见《宋史》卷492。

啰被宗哥僧李立遵及温逋哥略取到廓州一事，可以看到宗喀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和地方势力宗教集团，如何利用这个宣称是吐蕃王室后裔的人物。这里应该明确地指出，所谓“僧”，乃是佛教徒，而“温逋”乃是温布教徒。从他们译名前这个冠词就可以知道他们代表着哪些武装力量。按安多藏语，“温逋”即“温布”之对音，因此，拥立唃廝啰的温逋哥，表明他是温布教信徒。当时，不称其名而径以温逋称呼者还大有人在。《宋史》卷492中以温逋命名者尚有“西凉府觅诺族首领温逋”，而这位宗哥族大首领温逋哥亦有时作温逋。宗喀地区，本来是温布教势力较盛的地区，尤其佛教势力被摧毁之后，温布教势力大盛，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遗迹可寻，温布教在青海海东、海南、黄南等地区，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不像果洛、玉树及海西等处那样不足轻重。当时，这两种对立的宗教武装争立唃廝啰，充分说明经过百余年战乱，迫切需要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而唃廝啰之被拥立，乃地方武装势力急需一个能起号召作用的人物，为自己利用的工具，并不认真地追究这个称为吐蕃王室后裔之真与假。本来，历史上新的统治阶级，假借、附会、窃袭旧统治阶级的门第与宗谱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藏区更是这样。最典型者如萨迦款氏、帕竹朗氏，等等。在宗喀地区，自称为吐蕃王室后裔者，还不只唃廝啰一人，如与唃廝啰同时代的潘罗支，原卓尼地区的统治者杨氏，不都称为松赞干布的后代嘛！

唃廝啰以一个被人从新疆高昌带至河州的流浪汉，充分利用地方上武装割据者的势力与矛盾，妥善使用所谓吐蕃王室后裔这张牌，逐步建立自己的统治力量。他的统治势力的扩张与巩固和接受宋王朝的援助及紧密靠拢与团结分不开。他一生继承汉藏两大兄弟民族的甥舅亲谊传统，并加以发展，他是促进藏族加入祖国大家庭的先驱者。他的一生，对内来说，是宗喀地区的统治者，而对外来说，力抗西夏的侵略，几乎等于宋王朝的直属军州。他的历史活动，主要在宋王朝的战略指导下，保卫宗喀地区不致继西凉潘罗支政权之后，沦陷于西夏之手。他于公元1015

年，遣使到汴京入贡，“希望朝廷恩命”并“数使人至秦州，求内属”。“愿平西夏以自效。”宋王朝先后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保顺军节度使兼邈川大首领”，“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等。“岁以俸钱，令秦州就赐。”（岁俸银三百千，绢绫四十匹）由于他不断击败西夏的侵略军，保卫了宗喀地区，向宋输送了大批军马，所以不断受到宋王朝的“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赐器币总万二千”，“赐帛二万匹”，“加阶勋检校官功臣食邑，赐器币鞍勒马”，^①等等。基本上与宋王朝对本部的功臣待遇一样。一直到他的孙子时，祖孙三代统治宗喀地区近百年，河湟一带成为宋之“边郡”。这一点，我们从宋王朝不把宗喀地区纳入禁止军用物资输出地区的禁令（拨发制造军器的铜^②）的一事，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后来，“唃氏子孙”内部分裂，不能与西夏对抗，宋王朝才把已经支离破碎的宗喀地区逐步直接管辖，由边郡变为内郡。唃廝囉的后代，都分别充当宋王朝各级政府官吏，直到南宋时候。唃廝囉率宗喀等地的藏族，加入祖国大家庭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在祖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格萨尔与岭·格萨尔

岭·格萨尔是流传于藏区的传奇人物。他是否真有其人，说法很多，很难求得一致的看法。但是，有一个问题，被中外研究格萨尔的人们所忽略，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则研究格萨尔将陷于扑朔迷离之中，难以求出明确的答案。

“格萨尔”一词。系藏文 གེ་སར་ 的音译，乃系藏梵字格萨热（གེ་སར་）一字的讹转。其意为顶、尖及花蕊。它被作为古代藏族

① 见《宋史》卷492。

② 《宋会要辑编》卷140。

封建农奴主阶级统治者名号时，则约略有汉族封建社会统治者尊称——“英主”的某种意义；其次，据宗教人氏说法，格萨尔这个词，在藏区佛教的密宗用字中，还有某种秘密说法，这当然是一种荒谬无稽之谈。从藏文文献中一般拿格萨尔作某些牧主阶级头目的名称来看，被称作“格萨尔”的这些人物，都是属于武夫之列。而这个名称，有的是部属奉上者，有的则是本人自封的。前者如格萨尔春吉王，岭·格萨尔王，后者如祝古·格萨尔王，霍尔·格萨尔王，等等。基于此，则格萨尔一词，很显然是古代藏区社会中某些有武功的传说人物的共名。但是，一般汉译中，则把岭·格萨尔不顾藏文原文，径作为“格萨尔”，造成共名与专名混淆，随之而来的是把上下几百年中有“格萨尔”这个名号的各个传说人物，弄不清楚，对于这些人物们所处的时代，纠缠不休，穿凿附会，众说纷纭。

以“格萨尔”当作名号的人物，见于藏文古代文献者，如《嘛呢噶奔》《王诰》中的霍尔·格萨尔王；《五部遗教》中的格萨尔军王，祝古·格萨尔王，14世纪萨迦索南坚赞著的《西藏王统记》以及伪托为松赞干布的大论禄东赞的《迎娶文成公主记》中格萨尔军王；《米拉热巴歌集》中的格萨尔王；达赖五世罗桑嘉措《西藏王臣记》及那旺格勒《续藏史鉴》中所引的《灵犀宝卷》中的岭·格萨尔王，等等。格萨尔军王被认为即是格萨尔春吉王，“春”这个古地名，一般指为高昌，而祝古则认为是突厥，霍尔则是东胡，一般指作吐谷浑。传说中的格萨尔春吉王，是“春”地的英雄武士，松赞干布时，格萨尔春吉王被打败后，他的脑袋被带到拉萨示众，最后把他的脑盖骨埋于大昭寺的地下，作为厌胜之物云。

上列的这些古藏文文献，有的是后人伪托的，如《嘛呢噶奔》《五部遗教》《王诰》等，虽都标为吐蕃王国时的著作，但都是所谓“伏藏”，是后人的伪著，是在写成后埋于地下，然后再以其他方法，由他本人或由别人掘出，公之于世。按其内容来看，如预言宗喀巴出世等，则显然是14世纪以后的作品。而在

《岭·格萨尔传奇》中，自称为格萨尔者，不仅有岭·格萨尔，在《岭与祝古之战》中有祝古·格萨尔，被称为东西两“格萨尔”，而霍尔白帐王也自我吹嘘为“格萨尔”，等等。综上所述，格萨尔这一当做武士共名的名号，是古代藏族中早已流传的名词，其区别，在古代藏文中泰半在名称之前加上地区名的冠词，以示区别，而中外关于岭·格萨尔译本中，则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弄得混淆不清，这一点我们应当首先搞清楚才是。

三、所谓“岭·格萨尔”

岭·格萨尔这位人物，按现在流传于藏区的 30 多部《岭·格萨尔传奇》来看，从前人所著的本传来看，可以肯定他是一位代表藏族民族性的被神化了的虚构人物，虽然被当作模特儿的古代林葱土司家族某个人也可能叫做“格萨尔”，但一真一虚，实际不是一码事。从当前流传的各种资料来看，他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可以上溯 8 世纪，下至 18 世纪，在这一千多年中，都有关于他活动的传说与记载，因之，说他为历史人物，乃无实据，说他就是噶厮噶，亦属荒唐。兹试作如下的分析。

1. 藏文文献中，记载岭·格萨尔是 8 世纪人物者，有元时大司徒、明时阐化王朗氏家谱《灵犀宝卷》。我没有机会接触这一部书，但从达赖五世的《西藏王臣记》及那旺格勒的《续藏史鉴》中所引者来看，则这位岭·格萨尔与朗氏祖先阿米绛曲哲科是莫逆之交，阿米为莲花生的爱徒，岭·格萨尔曾先后两次请他到岭国去云。这是记载岭·格萨尔活动时间最早的一说，而解放前昌都察雅地方的东空活佛所著的《岭与祝古之战》是《岭·格萨尔传奇》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其中，记载岭·格萨尔征讨祝古乃应卫藏地区噶伦等之请求，时卫藏地方已有公噶伦等官制，完全因袭 1751 年清王朝废除藏王制，正式建立地方政府噶厦的那一套制度，同时还提到内地 18 行省等等，这些记载正好说明了

岭·格萨尔是一位虚无缥缈的、民间艺人附会塑造的人物。

2. 岭·格萨尔与萨迦八思巴大师（1235—1280）同时说。此说流传较广，而具有代表性的则有青海玉树昂欠千户家传《昂欠王本生明镜》与西康宁玛派著名学者居·穆旁南木嘉著的《岭·格萨尔传》。这两部书都是清时著作。前者说，当年八思巴自北京回萨迦时，正值霍尔与岭在黄河两岸鏖战，道路被阻，八思巴乃绕道西康康定，经康北至玉树昂欠，与当时的昂欠千户结成上师与施主因缘，并在该地住了2年，然后去西藏萨迦云。后者说，岭·格萨尔与萨迦派八思巴，噶举派噶玛巴黑帽系的噶玛拔希（1204—1283），噶举叶尔巴派的桑吉叶尔巴等同一时间云。

按八思巴大师往返西藏与北京者曾有数次。八思巴大师最光辉的历史功勋是完成了整个藏族地区加入祖国大家庭的这件不朽事业。他曾于1255年、1265年、1277年先后回藏3次，1277年尚有元世祖太子真金偕行，以真金为施主举行曲弥仁摩大法会。这个法会既是属于宗教活动的法会，也是属于表示中央与地方团结一致的政治性大会。当然，八思巴之去昂欠，不会在这一年，那么，是不是1255年或1265年？这正值元帝国在整个藏区设置行政设施的时候。昂欠当时，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八思巴到昂欠，可能与他安抚康区联络各地头目之事有关。但堂堂大元皇朝的宣政院总制，在旅途中竟被一个地方割据势力所阻，不得通过，而大元不予追究，乃不合当时的实际。元史上有不少对吐蕃用兵的记载，其范围东起甘肃与四川交界处，西达西藏，南迄云南，多为平定反抗萨迦的地方割据势力，难道真有这种霍岭战争而被轻轻放过？显然荒诞不经。因此，这个昂欠千户家传的记载，不足为凭，但岭·格萨尔之属于虚构人物，更因此而得到反证。从《岭·格萨尔传奇》中的诞生之部中，则说岭·格萨尔生于汤东杰布（1385—1406）之后，汤东杰布为历史人物，若其生于汤东杰布之后，则与八思巴同时之说纯为虚妄。

其次，所谓与噶举叶尔巴派的关系之说，同样是不顾具体时